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和闺蜜去朋友家聚会,在迷宫一样的老城区腾挪辗转,步入一条深深的弄堂,进入一幢两梯多户的塔楼,穿过长长的走廊,拐了几次弯,才找到目的地。开门,迎面又是一堵墙——玄关。心直口快的闺蜜不乐意了:“你这是想扮演谁呀?干呼万唤始出来的琵琶女,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?”

玄关是另一道看不见的门。
玄关一词,据说最早出自《道德经》: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。自诞生起就带着一股子玄妙之气。后来用在室内建筑名称上,意指入口与客厅之间的分隔,通过此处才算进入正室。玄关的作用是过渡,在这里换鞋、更衣、放包,以免外来的灰尘入室,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名字“落尘区”。

很多人喜欢将这部分辅助当重点来打造,甚至上升到一家的门面担当。或铺设有别于客厅主体地面的耐磨地砖,或下沉半格设计成凹陷区域,让我想起下游泳池之前装消毒水的小池子,又想起各种检查站的盘问区。总之,就是不放心的意思:对别人不放心,也对自己不放心。

因为多了一道屏障,玄关便带有审视之意。西方人在这方面好像比较缺心眼。曾经开车环英伦全岛游,抵达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。广袤的农场上一栋孤零零的房子,就是我们当晚要住的民宿。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开了门,背后是他九岁的妹妹。他们指引到二楼的一间卧房就扔下我们骑马去了。而他们的父母,从我们入住到离开,自始至终都只在线上出现。二层的独立别墅,玄关是没有的,但门厅功能俱在。边柜上摆着大门钥匙,和各种各样的相框明信片,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住客留言。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文字,都是开心的。这里的“玄关”,不是检索和拒绝,而是一种信任与获得信任双向的轻松愉悦。

也许确实东西有别,玄关的设立与“不想一眼看透全部”的东方美学有关。中国文化讲究“曲则有情”和“曲径通幽”,人为设置一些遮挡,让乏味的生活有了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的韵致。最典型的比如各种规格和级别的影壁(照壁),那是高门大户的专属;农村有很多自建民宅,比如我外婆的家,在室内设“堂屋”来阻隔视线的长驱直入。堂屋位于一座房屋的正中间,原始功能用于尊敬敬神,渐渐发展成客厅及玄关的混合体。它既有落尘的功能(主人进来鞋子顺手放在门背后),又能有效遮挡隐私(堂屋的侧面及背后才是卧室、厨房和生活区),还方便会客。因为通常情况下大门总是敞开着,乡人邻里随时走进来聊天,聊完抬腿走路,宾主各安其好。如今想来,这种家居理念颇值得玩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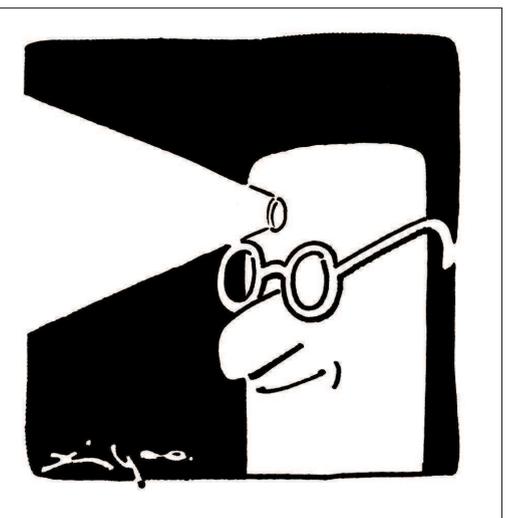
城中普通人多住小房子,面积本来捉襟见肘,哪有富余空间来玩奢侈美学。但我那朋友,总有人不管面积大小、房型如何,死心塌地要弄出个像样的玄关来。民间有句歇后语“顶起碓窝子唱戏——吃力不讨好”,碓窝就是舂米用的石臼,用在此处又形象又贴切。我有位邻居倒是不跟自己较劲,简简单单在门内放一鞋柜替代玄关。暑天酷热,他感念外卖小哥的辛苦和不易,索性在门外支了个小架子,上面放了几瓶矿泉水,又在门口贴上一副对联——上联:哈哈哈哈哈,下联:哈哈哈哈哈,横批:喜气盈门。精神和物质双重鼓励,他是把玄关“搬”到了外面,对对内的过渡转为对外的发散。

当然,玄关对有的人来说还有风水讲究,这部分我不太明白,也不好胡乱解释,但我发现,朋友家的玄关好像的确挡住了什么——去过之后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她家聚会了。

曲水园与秋霞圃、古猗园、醉白池、豫园并称沪上五大古典园林。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,后历经扩建,渐成规模,形成了以凝和堂、有觉堂、得月轩、迎辉阁、夕阳红半楼、南北荷花池为主要景点的江南园林。原名灵园,嘉庆三年(1798年),江苏学使刘云凤视察青浦,知县杨东屏邀其在园中吟诗宴饮,取兰亭曲水流觞故事之意,易园名为曲水园。

青浦在清末民初出了一个诗人沈瘦东,与曲水园颇有缘分。沈瘦东,名其光,字乐宾,晚年自号瓶翁,兰笋山人,光绪十四年(1888年)生于松泽南村,后迁居青浦城内,于陈家甸建半野亭,晚年移居西虹桥,题斗室为“瓶粟斋”。

沈瘦东才思敏捷,秉性纯厚,生活恬淡,好豪饮,交游甚广,常与各地文化名流赠诗唱和。南通张謇称他“文近庐陵,诗近三谢”,曾手书五律一首相赠,其首联是“举世儒为贱,江南独沈郎”,“江南沈郎”的诗名从此传开。名士冒鹤亭写诗称“眼底江东士,无如沈下贤”,也给予极高评价。1905年应清廷末次院考,沈瘦东与浦东苏局仙同中秀才,成为上海



智慧快餐
郑辛遥
有预见,方能不怕遇见。

一千年前,一个僧人得到观音赏赐的一枚桃种,他把种子埋在蝴蝶谷旁,日日用自家酿的桃花酒浇灌。多年以后,僧人走了,那枚桃种长成了一棵美丽的桃树。一个男人从桃树下经过,折下一枝送给他心爱的女生,还在树上刻下三个字:桃花泪!那棵桃树滴下一滴泪,化作一个美丽的姑娘,名叫“桃花泪”。

半文
一千年以后,我坐在一碗“桃花泪”面前。以白色骨瓷盛装,以小银匙轻搅。银匙划过桃花泪略带羞涩的粉红的脸面,微波轻荡。银匙与骨瓷对话,发出遥远而细腻的回响。入口,轻,爽,冰,滑,略带甘甜。一滴入喉,一滴上头,点点都是离人泪。

桃花泪是新收的最好。开春前,父亲举着菜刀,在每一棵桃树腰上,薄薄地砍六刀。桃花泪便沿着刀痕,一滴一滴溢出,凝结。采下来,略红、半透、Q弹。以清水洗净,去杂质,控干。加多点的水,加白木耳碎,大火煮开,再小火慢炖。炖上两个小时,待汤汁浓稠,加上冰糖碎,加几粒新疆枸杞,装碗。

若有,再撒几瓣新鲜的桃花,更好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

其室家。”三千年前,周地,那朵桃花的光亮穿越时空,到今日,仍灼灼发亮,让人眼前生光。那个桃花一样鲜亮的女子,若是娶回家,是“宜室宜家”。不仅美不胜收,还是贤妻良母。一碗桃花泪,不仅好喝,更好看。一个女人,到底是好看重要,还是贤惠重要?一碗桃花泪,是好看重要,还是好吃重要?都重要吧。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做这种让人纠结的选择题。我不选,或都选。

眼前这碗桃花泪,好看,亦好吃。父亲说:桃树有时犯贱,开春前不砍几刀,不流点桃花泪,花就开得不得旺,果就结得不牢!所以,父亲就举起菜刀,这棵砍六刀,那棵也砍六刀,十数棵桃树,未曾开花,先结了一树的桃花泪。把桃花泪收起来,洗净,晒干,是一粒一粒带红半透明的胶。桃花泪,又称“桃胶”,真的是桃树流的泪水。桃树受伤,被刀砍,被虫咬,被瓜抓,就会从伤口流出泪水,流到足够多,凝结了,和人一样,伤口就会结疤,慢慢恢复。大概经了一个漫长冬天的积蓄,有了太多的能量,父亲说要让它提前释放一点,桃花泪要引流一些,桃枝要剪短一些,桃花要打掉一些,结的小桃果也要删去一些。一根小侧枝留一个小果就行,多了压枝,长不大。

书怕水,哪怕一滴,都是要命的。暴雨来袭,洪水席卷,那些来不及转移、陷在一片汪洋里的书,沉在泥淖中,任何一个爱书人看了,如锥刺一般心疼。五年前与中国网相遇,这家以销售尾货图书为主的网站,称其为图书界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毫不为过。我在很短的时间内,“晋级”最高等级的三星会员,习惯每天打卡签到,每周三上新活动,每日折上折尤其是十点看淘书团……无数次发誓买完这一单再也不要了,但遇到喜欢的书、活动价又很划算,就管不住下单的手,生怕下手晚了就买不着了。那天晚上,打开网站,购物车里精挑细选的书,都显示无

随着城市的发展,道路形态更多样、功能更复合,如何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是一个紧迫课题。最近,笔者到西南地区某城市休假,该城被戏称为“首堵”,我观察多日后,发现很重要的一点,是堵在管理上。摩托车、助动车也上了高架;车辆变道没有尾灯提示也不吃罚单,司机经常想变就变;红绿灯从100秒甚至120秒开始提示,不是读秒而是读分。当地司机跟我说,您到我们城市来玩,包一辆车是

轻敌碰撞自行解决是上海首创。市中心乱穿红绿灯的行人很少。车让车,让出秩序;车让人,让出文明;人让车,让出安全。秩序,不仅依赖于市民素养的提升,也是精细化治理的成果。交警部门从摸清道路脉络、测算交通流量,到规划绕行路线、挖掘停车资源,逐步完善交通组织和管制措施。针对不同原因造成的高架匝道交通“肠梗阻”,高架支队探索设立“匝道长工作制”,由最熟悉情况、最有经验的交警担任“匝道长”,逐个匝道梳理,对症下药。一个小例子,沪闵高架转中环路中路隧道方向的车速如今明显变快了,原因就是

在虹梅立交到上中西路下匝道之间的3、4号车道之间的实线延长近50米,增加了一段虚线,让车辆可以提前变道,避免变道距离过短造成的车流冲突,有效提升了通行效率。交通文明是城市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,是一座城市最好的“名片”,值得重视。

关于堵车

柴俊勇

记忆从我跟父亲欣欣然买下那个二手公寓房开始。那些我们在旧户奔赴新生的小雀跃和大确幸,我当然记得。父亲拦也拦不住,踩着脚踏车频频进出,美其名曰我想到处走走,我要出去看新天地;母亲从阳台上抱回阳光芬芳的大棉被,抚着被风凌乱的头发,哼起了睽违已久的保留曲目《燕燕做媒》;而我偷闲背起吉他满街跑,只为过一条马路去上乐器课,结果从樱花拨弄到铃儿响叮当拨弄到可爱的家。日子一瞬停下来,悠悠然看我们的手指掠过无边界的丝滑。那时三十而立

的列车已经滚滚而来,我却事不关己,有序安顿我的工作和购房退税。不久以后,流年中的我很快失了防线。我又看了一处新房,甫一交房我就匆匆披上了嫁衣。关门离开时我顾不得回望一眼身后的空室及父母凝固的表情。才三个月,父亲心脏病发作猝然倒下。冬至寒雨

中他去了比我新家更远的宁波老家。三角角支着的平面就这样折了两角。留下孤身母亲如一片枯影,站着走着坐着念着。母亲收了儿串佛珠,挑了不露怯的一串,一边捻珠一边念叨,挺着身子半闭眼。起初珠子熟捻地发出清脆的切切声,一个个活泼泼地顺势而下;慢慢地它们拖沓了步子,露出冰凉冷涩凝滞的模样;最后我看见母亲摩挲着一堆冥顽不灵内线欲崩的珠子,呆呆出了神。珠儿散满了心事,就这样沉沉地从手上滑落,从地上捡起后被挂在母亲藤椅的扶手上。不多时,母亲心扉衰竭不治。清明乍暖里她去了与父亲团圆的地方。打发自己去告别我们曾经的时候,是在一个忘了时节的午后。我磕磕巴巴地拧着钥匙,在推门的一刻,两脚却怩怩起来,吸了一大口若有若无的气味,最后还是父亲棕棚床的森森味、母亲豆腐乳的醉酒味挽我入室。我不及细看,空空荡荡的屋子在朦朦胧胧中竟一下子被削去了纵深。两个平面孤苦伶仃地拥在一起。时光兜兜转转,总也改不了它的噬咬。静下来,我才听到墙上的老挂钟嗒嗒响着细微的嗒嗒之响。唯它倔强,像极了我的记忆。

法下单的“缺货”状态。想起多年来与它的点点交集,这是家特别懂得买书人心思的书商。有一次,接到一个自称配书员的电话,说我购买的《索尔仁尼琴读本》封面有压痕,问我是不是介意发品稍有瑕疵的书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介意,因为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”在市面上几乎已经买不到,只在这里凑齐买全了。一个星期后,收到包裹厚实、品相极好的书,真切感受到对爱书者珍视的良苦用心。来电显示来自河北涿州,如今知道,应该就是书库所在地。

等你归来

施敏

我很喜欢他们“不埋没一本好书”的理念,把那些险些失了颜色的书本,送到爱他们之人手中进入下一轮的阅读,努力延长它们的生命。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,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质书依然是很多爱书者的心头好。书术脆弱,不容于水火,但它却能救书于水火。对书籍的珍视亦是对生活的珍重。不管多久,我都愿意等,等着一步步好起来,等着“缺货”的购物车再次亮起来,等着那许许多多用心的图书人一起归来。



边看边聊

有始无终的记忆

苏乔



记忆从我跟父亲欣欣然买下那个二手公寓房开始。那些我们在旧户奔赴新生的小雀跃和大确幸,我当然记得。父亲拦也拦不住,踩着脚踏车频频进出,美其名曰我想到处走走,我要出去看新天地;母亲从阳台上抱回阳光芬芳的大棉被,抚着被风凌乱的头发,哼起了睽违已久的保留曲目《燕燕做媒》;而我偷闲背起吉他满街跑,只为过一条马路去上乐器课,结果从樱花拨弄到铃儿响叮当拨弄到可爱的家。日子一瞬停下来,悠悠然看我们的手指掠过无边界的丝滑。那时三十而立

的列车已经滚滚而来,我却事不关己,有序安顿我的工作和购房退税。不久以后,流年中的我很快失了防线。我又看了一处新房,甫一交房我就匆匆披上了嫁衣。关门离开时我顾不得回望一眼身后的空室及父母凝固的表情。才三个月,父亲心脏病发作猝然倒下。冬至寒雨中他去了比我新家更远的宁波老家。三角角支着的平面就这样折了两角。留下孤身母亲如一片枯影,站着走着坐着念着。母亲收了儿串佛珠,挑了不露怯的一串,一边捻珠一边念叨,挺着身子半闭眼。起初珠子熟捻地发出清脆的切切声,一个个活泼泼地顺势而下;慢慢地它们拖沓了步子,露出冰凉冷涩凝滞的模样;最后我看见母亲摩挲着一堆冥顽不灵内线欲崩的珠子,呆呆出了神。珠儿散满了心事,就这样沉沉地从手上滑落,从地上捡起后被挂在母亲藤椅的扶手上。不多时,母亲心扉衰竭不治。清明乍暖里她去了与父亲团圆的地方。打发自己去告别我们曾经的时候,是在一个忘了时节的午后。我磕磕巴巴地拧着钥匙,在推门的一刻,两脚却怩怩起来,吸了一大口若有若无的气味,最后还是父亲棕棚床的森森味、母亲豆腐乳的醉酒味挽我入室。我不及细看,空空荡荡的屋子在朦朦胧胧中竟一下子被削去了纵深。两个平面孤苦伶仃地拥在一起。时光兜兜转转,总也改不了它的噬咬。静下来,我才听到墙上的老挂钟嗒嗒响着细微的嗒嗒之响。唯它倔强,像极了我的记忆。



夜光杯

曲水园与沈瘦东

凌耕

历史上最后两名秀才之一。后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,接受新文化。沈瘦东诗名在外,当时名人黄炎培、姚鹓雏、白蕉、孙雪泥、程十发等专门来看望他。沈瘦东与诗友常有聚会,他们聚会多去曲水园,每人带一壶酒、一碟豆,沈瘦东将此戏称为“蝴蝶(壶)蝶(碟)会”。虽然佐酒之物简单,但丝毫不影响聚会的兴致,大家畅所欲言,交谈甚欢,诗思迸发之时,名句佳对也就随口而出。沈瘦东对曲水园情有独钟,前后写了十多首以曲水园为题的诗,其中不乏佳作,令人细品把玩。如“苔径鲜尘迹,荷池多雨声”,“媚晴群鸟悦,映水小桃娇”。沈瘦东看到南北荷花池中红白莲盛开,欣赏之余,竟为管理公园的老员工(壶老)写了一首诗:“蓄水池荷盛,今年到十分。两夜开世界,万盖立秋云。壶老平生地,欢言不可闻。只应逐风暑,香雨坠纷纷。”饱含着对普通劳动者的崇敬和感叹。沈瘦东著作等身,著有《瓶粟斋诗话》四十卷、《瘦东诗钞》三十卷、《瘦东文拾》二卷,随感录《瓶知》四卷等。1970年1月19日病故,终年82岁。

雅玩